

作家写作家



邓亚楠

聂沛与鼎山

鼎山是祁东县城的一座后山，矗立在县城北侧，如同一道天然屏障，一年四季守护着全城百姓的平安顺遂。城市建设者依托鼎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，打造出功能完善的鼎山公园，供居民茶余饭后散步健身、休闲散心。

夏日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在鼎山半山腰的亭子里纳凉。忽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；诗人聂沛坐着电动轮椅，悠然地行驶在环山平整的沥青路上。

“主席，主席！”我立刻站起身呼喊。他停下轮椅，转头朝我微微一笑。

他戴着墨镜，上身一件深色T恤，下身白色西裤，脚上穿着一双凉鞋。轮椅左侧的布袋里，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瓶矿泉水。

于是我陪着他，沿着鼎山环山公路往东缓缓前行，一路闲谈。

聂沛告诉我，只要天气晴好，他每天上午都会坐轮椅来一趟鼎山，只因偏爱这里的安宁与独特气韵。他常年佩戴墨镜，是为保护眼睛——他的眼睛惧怕强光照射，也容易被山风一吹就引发过敏。

作为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当代诗人，聂沛前年已退休。他文坛出道很早，21岁就在《诗刊》头条刊发组诗，斩获了《绿风》诗刊首届“奔马奖”，随后被招入文化部门工作，成为了一方文学的领头羊。

1989年上半年，我还在读高二。班主任特意邀请聂沛来校，为文科班同学开展文学讲座。开课之前，我在走廊看见两个身形瘦长的年轻男子。同班文学爱好者刘汉清告诉我，其中一位就是聂沛，另一位名叫何晓晓。

这是我与聂沛的初次相逢，画面便永远定格在我的少年记忆里。

讲座具体讲了什么内容，我如今已经记不清，大概是文学入门与作品赏析之类的话题。唯有一个细节我记忆犹新：互动环节里，全场只有刘汉清起身提问，他年少怯生，缺乏当众表达的历练，刚站起来还没开口，就涨红了脸，局促得如同红脸关公。

大概是1998年，诗人郁金带我登门拜访聂沛。进门经郁金介绍后，聂沛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一股温热的力量瞬间传递全身。

2000年，祁东县作家协会成立，聂沛众望所归，当选首届主席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一直尊称他为“主席”，时至今日，依然改不了口。而他也始终亲切地唤我“老弟”。

2002年，我从乡镇调任县邮政局工作。同在县城，我们碰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。作协组织活动时，聂沛总会叫上我同行。我清晰地记得，我们一同去过马杜桥乡探访高峰茶场，寻访王船山隐居的石门山冲；作协换届之时，我们到访千年古镇归阳，游览状元桥，亲眼看见了桥上流传的“仙人脚印”，还租船泛舟湘江，饱览祁东、祁阳两岸壮阔的江景，最后在归阳古渡口的大槐树下合影留念……

2011年，聂沛举荐我加入市作家协会。第二年，又推荐我跻身省作协。他对我说，基层写作者一路走来实属不易，加入更高一级的文艺组织，既是鼓励，也是鞭策，何乐而不为。

在文学创作上，聂沛给我的指点，有三句话让我铭记至今。

第一，写作要有含金量。如果觉得“含金量”太过宏大，那至少要保证文字拥有“含铁量”。倘若一篇文稿连扎实的内核都没有，通篇都是空洞的废话，便失去了书写的意义。写文章不能做水上无根的浮萍，轻飘飘没有分量，要学石子，落下去便能沉底扎根。

第二，要善于捕捉闪光点。人和事都有属于自己的光亮，倘若找不到日月星辰般耀眼的高光，也可以发掘出萤火虫般微弱却独有的微光。作品拥有亮点，才会具备打动人心的价值。

第三，写作者要坚持笔耕不辍，不断提升自我、突破自我、超越自我。唯有持续书写，才能学会书写。一旦搁置笔墨，笔会生锈，内心也会日渐荒芜，创作者应当永远奔走在写作的路上，持之以恒，永不懈怠。

聂沛这些谆谆教诲，如春风化雨一般浸润着我的心田，鼓舞着我及我们这群文学追梦人迎难而上、勇攀创作高峰。

聂沛如今定居在县城街心公园旁的世纪云顶。他习惯早起，站在窗前便能俯瞰大半个祁东县城。晴日朝霞铺满天际、晨光洒落大地时，他会拍下晨光里鼎山映衬下的小城，发到“祁东文艺公社群”和大家分享美景；夕阳西垂时，他也会按下快门，定格时光悄然流逝的模样。

他习惯早起，每天凭窗凝望鼎山，朝暮四季不曾间断，却依旧觉得意犹未尽。他总要亲身来到山间，走走看看，电动轮椅成了他自由出行的座驾。每一次奔赴，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，一次发自内心的舒畅和通透。

在聂沛心里，鼎山是倚窗可待的老友。鼎山抚平了他长久的精神内耗，滋养着他的身心，源源不断地赠予他精神养分，催生出喷涌不绝的创作灵感与思想智慧。聂沛告诉我，他许多诗作，都是在鼎山环山路上构思成型的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人文滋养一方水土。祁东县城有幸，拥有诗人聂沛；鼎山亦有幸，得以留住诗人长久的驻足与凝望。他的《一个人，一座山》《鼎山上的松树》《与妻子爬鼎山》等一系列经典诗作，盛满乡愁、热爱与生命哲思，正是聂沛献给鼎山最赤诚的回馈与馈赠。

（作者系中国金融、中国邮政作协会员，湖南省作协会员。聂沛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海魂衫

徐秋良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。

通讯员 摄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方阵。

通讯员 摄

春夏交接过后，妻会把冬天的衣服叠好放在箱里，又把夏天的衣服从箱里取出。她从箱底取出三件海魂衫，指着其中一件对我说：是不是可以退役了？我摇摇头说：它还在服役期内。

箱里的三件海魂衫，一件是部队在役的战友送的，一件是战友聚会时发的。妻拿出的那件，是我退役时带回来的，作贴身内衣穿的。它伴随我被海水浸泡过，用皂液清洗过，被太阳烘干过，也被岁月揉搓过。原来鲜亮的藏青条纹褪成浅灰蓝，像浪花一样雪白的条纹染成泛黄色。圆领口被磨出了毛边，衣身松垮变形，薄薄的，有的地方还透着光，已经没有当年的规整笔挺了。

我从妻手上接过这件蓝白相间的海魂衫，像触碰一段沉睡的旧时光。布面皱褶，条纹歪扭，深浅斑驳，可穿在身上，我仍能清晰地感觉到，在南海的那片深蓝的疆域里，有股带腥味的海风从天涯连接线席卷过来，直抵心口。

几十载冬去春来，青丝染成了霜雪，当年走路带风的青年，如今变成了拖泥带水、步履蹒跚的老头，可在惊涛骇浪中锻造出的那股青春豪气，渗透在骨子里，喷涌出来仍然蓬勃光鲜。

我从“海上英雄艇”退役的那年，细心庄严地把海魂衫叠得方方正正，在内心举行与大海的告别仪式。回乡后，每逢八一建军节，我便忍不住，要从箱底翻出这件海魂衫穿在身上。

妻不理解，解甲回乡都这么多年了，一件陈旧的海魂衫，年年要拿出来穿，显得寒酸。只有我心里明白，这哪里是普通的海魂衫，分明是我与大海的契约。穿在身上，仍能感受到大海的波涛汹涌，海风吹过来的咸湿腥味，就连密密麻麻的针脚里，仍然储存着夕阳西下军舰回港时海鸥追逐航迹发出的悦耳的歌声。

记得新兵连训练结束，我被分配到舷号“7315”的艇上，接我的班长说，你能分派到“海上英雄艇”服役，你很幸运，也很光荣。上艇不久，八一建军节前夕，艇长、指导员请来了“战斗英雄”麦贤得，给我们讲“八六”海战的故事，进行艇史传统教育。麦贤得领着我们下到轮机舱，来到他曾经的战斗岗位，现场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那次海战时，麦贤得是轮机班战士，入伍两年，年龄才二十岁。凌晨三点多钟海战打响，这次海战，创造了我人民海军近战、夜战、小艇打大舰的战例。海战激烈进行中，敌舰炮弹击中轮机舱，巨大的爆炸声卷起烟雾，机舱一片昏暗。弹孔进水，主机受损，机器停止了转动，危在旦夕。同时，一块弹片刺入麦贤得的右侧前额，击穿头骨，脑浆外流。瞬间，鲜血脑浆糊住了双眼，视线模糊。战友替他包扎之后，他昏过去了，很快，又苏醒过来。他忍着强烈的剧痛，凭着平时训练的硬功夫，在双眼被蒙住的情况下，麦贤得双手摸索着主机的管道、仪表、阀门、开关、油管，逐一排查受

损故障。坚持战斗岗位三个多小时，直至击沉两艘敌舰，战斗取得胜利。

麦贤得身上的那件海魂衫，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。战斗结束，艇上有八位干部战士荣立一等战功，该艇被国防部授予“海上英雄艇”，麦贤得被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麦贤得讲述的战斗情景，仍然历历在目。

对着镜子，打量自己，仿佛一转身，我便又站在了甲板上。太阳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，金灿灿的阳光铺洒了海面，碎成千万片银鳞，闪闪发光。入夜，满天繁星，巡逻回港中，我们反复数着摇摇晃晃挂在苍穹之上的星星。我们站在甲板上，任海风摆弄着海魂衫，带走训练一天的疲惫。在大海，遇到过狂风骤雨，海浪像发

醴陵的味道

唐青柏

季时令蔬果。食材虽普通，做工却极为考究，选料、刀工、火候、配料、颠勺炒制，色、香、味样样都要到位。经典招牌菜有：全家福、小炒肉、蒸草鱼、老姜炖土鸡、苦瓜炒仔鸭、原汁羊肉、水煮黄菜……若问哪道菜最好吃？只能说：“各有其味，各擅其长。”

全家福是宴席头碗，主料为鹅颈丸子：以金黄蛋皮裹新鲜肉泥，入锅煮熟切片，再铺混炒后的肉片、香菇、黑木耳、青豌豆，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头碗便成了，入口松软，老少皆宜。近几年名气最盛的当属小炒肉，妥妥的干饭神器：取土猪前腿肉现炒，肉质鲜嫩柔润，汤汁鲜甜入味，搭配时子辣椒——夏季青椒、秋季红椒，冬日干辣椒粉，一口吃出四季流转，藏着寻常生活的智慧。

蒸草鱼是醴陵蒸菜标杆：取山塘草鱼打花刀切块腌制，加剁辣椒、豆豉、山茶油同蒸，滋味层次丰富。这道菜成败全在火候，蒸太久

肉质发柴，时间不足又难熟透；好师傅把控的火候恰到好处，鱼肉呈完整蒜瓣状，不碎不烂、全无土腥味，入口软嫩，满口鲜甘。醴陵黄菜堪称湘菜极简代表，用最朴素食材烹出至鲜滋味，脆、嫩、爽、滑兼备，足见民间饮食智慧。这道菜源自渌江船民，就地取用芥菜老叶腌制而成，是醴陵乡土招牌菜，家宴、酒席都少不了，代表湘东清淡腌菜风味。

最放不下醴陵滋味的，还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们。无论走得多远、身份高低，心底永远惦念家乡这一口味道。

2019年，我参加“纪念李立三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”，会后与李立三女儿李英男教授闲谈，她说受父亲影响，一家人都喜欢吃家乡味道，同时又讲起父亲酷爱醴陵菜的旧事：一日上午，李立三满心欢喜告知家人，“今天晚餐，有我的家乡醴陵带来的腊肉和鱼嫩子呷哟。”去年陈湘生先生回乡省亲，和我聊起祖父

今生约定围子溪

曾秦伟

《珍珠赋》激起文艺浪花，在平溪江晨曦里跃动。黄铁山的美术色调，与晚霞中的迴龙洲辉映成趣。高耸的文昌塔，默默守护着这儿的文脉，成为学子们心中的图腾。

随意散落的文学种子，在名镇顽强而野蛮地生长着。流淌的围子溪，儿时的万花筒，因蓼水河的接纳而有了异样的风采，有了新

航海时代的梦想与未来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囿于围子溪的天地里，纵然雷电交加夜无眠，或许星光点点月有圆，罗塘湖成就了这里的风云交织，演绎了无数人生的传奇。

围子溪静静地流唱着，在鲜为人知的村庄里。不念过往烟云，单为苍生祈福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流水无意付真情。围子溪似含情脉

游历过无数名山大川，磅礴巍峨有之，奔腾咆哮有之，常浮现在脑海中。而有种情结不同，它早已刻进了骨子里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配得上一生的约定。

雪峰山古称梅山，梅山文化以神秘、铁血著称，近代养育了“睁眼看世界”第一人魏源、护国元勋蔡锷等人，为湖湘文化注入了不朽的灵魂。抗日保卫战中雪峰山更是一战成名，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山。

山下古镇高沙久负盛名，钟灵毓秀，“小南京”也绝非浪得虚名。逶迤的蓼水河，宛若仙女的腰带，摇曳婀娜的身姿，生来就是一勾魂的精灵。迴澜桥百年依旧，好像在倾诉昔日辉煌，讲述着当今的荣光。